



唐克文丛
贾平凹散文

菩提与海枣

事业和爱情是我的两大支柱，缺了哪一样或许我就自杀了。
我虽孱弱，但却固执。
我要想怎么就得怎么，我不受外界干扰。



贾平凹 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I267/614

贾平凹 著

菩提与海枣



中国戏剧出版社

413428





序



贾平凹

私营书店在西安出现后，我为许多店写过牌子——我喜欢为茶馆和书店写牌子——最早的一块是“天籁”，次之就是“天德”。“天籁”的老板我认识，红火过几年后倒闭了，据说他背负了牌子离开了店，再不知了去向，而“天德”却从此声名日起，先是在城郊经营一角小店，后发展到城里，规模已经相当地大。但是，我却一直未与老板晤过面。今冬鬼节刚过，鹤坪先生来寻我，谈起“天德”的老板想见我，这当然好，于是，我们就坐在了一间小屋里吃起茶。老板叫左军，个头不高，和我一个类型，胡须却非常好。我当时抽着烟斗，一时想，他如果也用烟斗，样子就极像是三十年代北平城里的文化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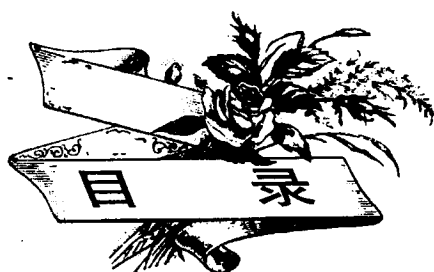
有好茶好烟，和有趣味的人说话，那个下午过得很愉快，我夸奖左军经营有道，创出了古城私营书店的名牌，多少有点江河日下斯文当空，他感谢我题了店名，甚至说：我欠你一笔人情债哩。后来，他就谈到他的设想，原来他有一套相当大的计划，即以“十元丛书”的形式出版发行一批读物。首先选中了我的散文。我明白了他之所以



能到今天，他是一个有长远目光的人，心存大志又极力把小事做好。“十元丛书”的设想不是一时的冲动和谋利的短期行为，他要把“天德”办成一个名店，以书店在古城的文化建设中的贡献树立一个文化人的形象。他当然首先是商人，设想是建立在市场需要上，而且大的行动是在有了足够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我想起了金钱可以使人大气的话——但毕竟在目下图书市场极其混乱，盗版泛滥，偷税肆行，原始积累十分残酷和恶劣，像他这样“乱世要当英雄”的书店老板仍是少有的。我们的合作几乎在毫不费力的情况下就达成了。

我的书遭受盗版和私自编印的噩运多多（经见过了许多品质低下的人），也以各种版本出版了相当数量，但私营性质的，系统地把散文出版小册，这是第一次尝试。以左军的意思，这套书将面向更年轻的读者，更易于购买和阅读，如果效果不错，将每年推出一批，以致蔚然成观。但愿如此！在欣然写下这点感慨时，我想起了两句话，一句是刻在山崖上的一位古时不接受入朝的隐士的“野心被白云纠缠”，一句是我曾写过的条幅：“天德清正。”

1998年12月1日午



坐佛	1
“卧虎”说	2
四十岁说	4
红狐	8
闲人	13
弈人	18
静虚村记	23
落叶	28
访梅	30
夜在云观台	33
拐杖记	37
观沙砾记	39
凉台记	41
黄陵柏	43
法门寺塔	47
黄甫峪	49
石砭峪	51
高观潭	53
关中论	55
敦煌沙山记	62
一匹骆驼	65



仙游寺	71
游寺耳记	75
宿州涉效台龙柘树记	76
鸡蛋	80
门	82
游了一回龙门	85
树佛	89
三目石	91
茶话	93
关于坝	95
长舌男	97
忙人	101
游笔架山	103
涂鸦	105
二胡	106
茶杯	110
拓片闲记	112
吃烟	114
壁画	116
陶俑	119
朋友	124
秃顶	128
天马	131
记五块藏石	135
龙柏树	137
敲门	139
羊城吃语	142
看人	145
陈炉	152

坐 佛



有人生了烦恼，去远方求佛，走呀走呀的，已经水尽粮绝将要死了，还寻不到佛。烦恼愈发浓重，又浮躁起来，就坐在一棵枯树下开始骂佛。这一骂，他成了佛。

三百年后，即一九九二年冬季，平凹徒步过一个山脚，看见了这棵树，枯身有洞，秃枝坚硬，树下有一块黑石，苔斑如钱。平凹很累，卧于石上歇息，顿觉心旷神怡。从此秘而不宣，时常来卧。

再后，平凹坐于椅，坐于墩，坐于厕，坐于椎，皆能身静思安。

菩
提
与
海
枣

1994. 5. 15. 午





“卧虎”说

——文外谈文之二

唐
克
文
丛



贾
平
凹
散
文

我说的“卧虎”，其实是一块石头，被雕琢了，守在霍去病的墓侧。自汉而今，鸿雁南北徙迁，日月东西过往，它竟完好无缺，倒是天光地气，使它生出一层苔衣，驳驳点点的，如丽皮斑纹一般。黄昏里，万籁俱静了，走近墓地，拨荒草悠悠然进去，蓦地见了：风吹草低，夕阳腐蚀，分明那虎正骚动不安地冲动，在未跃欲跃的瞬间；立即要使人十二分地骇怕了！怯生生绕着看了半天，却如何不敢相信寓于这种强劲的动力感，竟不过是一个流动的线条和扭曲的团块结合的石头的虎，一个卧着的石虎，一个默默的稳定而厚重的卧虎的石头！

前年冬日，我看到这只卧虎时，喜爱极了。视有生以来所见的唯一艺术妙品，久久揣赏，感叹不已。想生我育我的商州地面，山川水土，拙厚，古朴，旷远，其味与卧虎同也。我知道，一个人的文风和性格统一了，才能写得得心应手；一个地方的文风和风尚统一了，才能写得入情人味；从而悟出要作我文，万不可类那种声色俱厉之道，亦不可沦那种轻靡浮艳之华。“卧虎”，重精神，重情感，重

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正是我求之而苦不能的啊！



我在那墓场呆了三日，依依不肯离去。我总是想：一个混混沌沌的石头，是出自哪个荒寂的山沟呢？被雕刻家那么随便一凿，就活生生成了一只虎了？！而固定的独独一块石头，要凿成虎，又受了多大的限制？可正是有了这种限制，艺术才得到了最充分的自由吗？！貌似缺乏艺术，而真正的艺术则来得这么的单纯，朴素，自然，真切！

静观卧虎，便进入一种千钧一发的境界，卧虎是力的象征。我们的民族，是有辉煌的历史，但也有过一片黑暗和一片光明的年代，而一片光明和一片黑暗一样都是看不清任何东西的。现在，正需要五味子一类的草药，扶阳补气，填精益髓。文学应该是与世界相通的吧。我们的文学也一样是需要五味子了，如此而已。

但是，这竟不是一个仰天长啸的虎，竟不是一个扑、剪、掀、翻的虎，偏偏要使它欲动，却终未动地卧着？卧着，内向而不呆滞，寂静而有力量，平波水面，狂澜深藏，它卧了个恰好，是东方的味，是我们民族的味。

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但是，实践却是那么艰难，每走一步，犹如乡下人挑了鸡蛋筐子进闹市，前虑后顾，唯恐有了不慎，以至怀疑到了自己的脚步和力量。终有幸见到了“卧虎”，我明白了，且明白往后的创作生涯，将更进入一种孤独境地。喜从此有了“源于高度的自信”，进一步“精于其道的自觉”（这是袁运甫的画语），我想，艺术于我是亲近的。

我的“卧虎”啊……

菩
提
与
海
棠





四十岁说

唐
克
文
丛



贾
平
凹
散
文

无论中国的文学怎样伟大或者幼稚，事实是我们就在其中，且认真地工作着，已经不止一次，十次八次，说过许多追求和反省，回过头来都觉得很坏。作家实在是一种手艺人，文章写得好，就是活儿做得漂亮，窗外的窗地上有织网套的，斜斜地背了木弓，一手拿木槌弹敲弓弦，在嗡嗡铮儿的音律里身子蛮有节奏地晃动，劳动既愉悦了别人，也愉悦了自己，事情就这么简单。如果说，作家职业是最易心灵自在，相反的，也最易导致做作——好作家和劣作家就这么分野了。——目下的现实里，甚多的人热衷于讲“世界”，讲到很玄乎的程度如同四个字的“深入生活”，原本简单普通的话，没生活拿什么去写呀，但偏偏说得最后谁也不知道深入生活为何物了。还是不要竭力去塑造自己庄严形象，将一张脸面弄得很深沉，很沉重，人生若认作荒原上的一群羊，哲学家是上帝派下来的牧人，作家充其量是牧犬。

文坛是热闹场，尤其在我们身处的这个时期，贾母在大观园里说过孙女们一个与一个都漂亮得分不清，在化妆

品普遍被妇女青睐的今日，我们常常在街头惊叹美女如云。文学上的天才和小丑几乎无法分清，各种各样的创作和理论曾经撑得我们精疲力竭（一位农村的乡长对我说过，落实层层上级的指示，忙得他没有尿净一泡尿的时间，裤裆总是湿的）。忽然一想，许多的创作和理论，不是为着自己出头露面的欲望吗？它其实并没有自己大的志向，完整的体系，目的是各人在发表自己的文章而已，蝌蚪跟着鱼儿浪，浪得一条尾巴没有了。



菩
提
与
海
枣

供我们生存的时空越来越小，古今的，中外的大智慧家的著作和言论，可以使我们寻到落脚的经纬点。要作为一个好作家，要活儿做得漂亮，就是表达出自己对社会人生的一份态度，这态度不仅是自己的，也表达了更多的人乃至人类的东西。作为人类应该是大致相通的。我们之所以看懂古人的作品，替古人流眼泪，之所以看得懂西方的作品，为他们的激动而激动，原因大概如此，近代的中国史上一句很著名的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进而发展的在文学史上只能借鉴西方写作技巧的说法，我觉得哪儿总有毛病发生。文学或多或少，或大或小，都是要阐述着人生的一种境界，这个最高境界反倒是我们要借鉴的，无论古人与洋人。中国的儒释道，扩而大之，中国的宗教、哲学与西方的宗教、哲学，若究竟起来，最高的境界是一回事，正应了云层上面的都是一片阳光的灿烂。问题是，有了一片阳光，还有阳光下各种各样的，或浓或淡，是雨是雪，高低急缓的云层，它们各自有各自的形态和美学。这就要分析东西方人的思维了，水墨画和油画，戏曲和话剧，西医和中医。我们应该自觉地认识东方的重整体的感应和西方的实验分析，不是归一和混淆，而是努力独立和丰富，通过我们穿过云层，达到最高的人类相通的境界中去。“越是民族越是世界”的言论，关键在这个“民族的”





是不是通往人类最后相通的境界去。令人困惑的是理论界和创作界总有极端的思潮涌起，若不是以中国传统(实际上很大程度并不是中国传统)的一套为标准，就是以西方的作规则，合者便好，不合者便弃，制造了许多过眼烟云的作品，又是混乱了许多的创作不知所措。或许也偏颇了，我倒认作对于西方文学的技巧，不必自卑地去仿制，因为思维方式的不同，形成的技巧也各有千秋。通往人类贯通的一种思考一种意识的境界，法门万千，我们在我们某一个法门口，世界于我们是平和而博大，万事万物皆那么和谐又充溢着生命活力，我们会灭绝所谓的绝对，等待思考的只是参照，只是尽力完满生命的需要。生命完满得愈好，通往大境界的法门之程愈短，如果是天才，有夙愿，必会修成正果，这就是大作家的产生。



在美国的张爱玲说过一句漂亮的话：人生是件华美的睡袍，里面长满虱子。人常常是尴尬的生存。我越来越在作品里使人物处于绝境，他们不免有些变态了，我认作不是一种灰色与消极，是对生存尴尬的反动、突破和超脱。走出激愤，多给沉闷的人生透一口气来，幽默由此而生。爱情的故事里，写男人的自卑，对女人的神驭，乃至感应世界的繁杂的意象，这合于我的心境。现在的文学，热衷于写西方气质的男子汉，赏观中国的戏曲，为什么有一个“小生”呢，小生的装扮、言语，又为什么是那样，这一切是怎样形成的呢？古老的中国的味道如何写出，中国人的感受怎样表达出来，恐怕不仅是看作纯粹的形式既定，诚然也是中国思维下的形式，就是马尔克斯和那个川端先生，他们成功，直指大境界，追逐全世界的先进的趋向而浪花飞扬，河床却坚实地建凿在本民族的土地上。

我是一个山地人，在中国的荒凉而瘠贫的西北部一隅，虽然做够了白日梦，那一种时时露出的村相，逼我无

限悲凉，我可能不是一个政治性强的作家，或者说不善于表现政治性强的作家，我只有在作品中放诞一切，自在而为。艺术的感受是一种生活的趣味，也是人生态度，情操所致，我必须老老实实生活，不是存心去生活中获取素材，也不是弄到将自身艺术化，有阮籍气或贾岛气，只能有意无意地，生活的浸润感染，待提笔时自然而然地写出要写的东西。

还是寻出两句话吧，这是我四十岁里读到的，闷了许多日，再也不可能忘掉的话——

之一，是我跟一位禅师学禅，回来手书在书房的条幅：“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之二，夜读《八大山人画集》，忽见八大山人，字个山，画像下几行小字：“ 咦，个有个而立于一二三三X之间也，个无个而超于X三三二一之外也，个山个山，形上形下，圆中一点”

1991 早



菩
提
与
海
枣





红 狐

唐
克
文
丛



贾
平
凹
散
文

X，你是不曾知道的，当我借居在这间屋子的时候，我是多么地荒芜。书在地上摆着，锅碗也在地上摆着。窗子临南，我不喜欢阳光进来，阳光总是要分割空间，那显示出的活的东西如小毛虫一样让人不自在。我愿意在一个窑洞里，或者最好是地下室里喘气。墙上没有挂任何字画，白得生硬，一只蜘蛛在那里结网，结到一半蜘蛛就不见了。我原本希望网成一个好看的顶棚，而灰尘却又把网罩住，网线就很粗了，沉沉地要坠下来。现在，我仰躺在床上，只觉得这荒芜得好，我的四肢越长越长，到了末梢就分叉，是生出的根须，全身的毛和头发拔节似地疯长，长成荒草。

宽哥说，这屋子真是一座荒园。

我说，那就要生出狐狸精的。

十多年来，我读《聊斋》，夜半三更的时候，总祈盼举头一看，其实是已经感觉到了，窗的玻璃上有一张很俏的脸，仅仅是一张脸，在向我妖媚。我看她，她也看我，我招之，她便含笑，倏忽就树叶般地飘进来。——这样祈盼

着，并没有狐狸进来，我猜想那时我的火气太重，屋子里太整洁，太有规矩。于是清早起来，恹恹地发困，便生疑心窗外的那一株垂柳是一个灵魂在站着。她站着成了一株柳的。



如今的冬夜，从月下归来，闻见了谁家的梅。入我的荒园里，并没有随我而入的另一双鞋，影子也没有了。我坐在炉子边烧茶，听着水响和空间里别的什么声音，独自喝了一杯又一杯。忽地想起李太白的诗：

两人对酌梨花开
一杯一杯复一杯
我醉欲眠君且去
有情明日抱琴来

冬夜里没有梨花开，新窗外有三棵槐，叶子都落了，枝桠在颤起铜的韵。我也没喝酒，亦不想睡，想着真有狐狸的吧。

狐狸并也没有。

但也就在明日，却有人抱了琴来。抱琴人是个矮个男人，就是宽哥，说，我知道你寂寞。这是一架古琴，钟子期与俞伯牙相识的那一种古琴，弹“高山”“流水”的那一种古琴。

宽哥也是寂寞的人——其实谁都寂寞，狼虎寂寞，猪也寂寞。——因为精神寂寞，他学了五年琴。他把琴送于我，我却不懂得琴谱，他明明知道我不懂得琴谱，他竟要送琴的。

琴就安置在我惟一的桌子上，琴成了荒园里最豪华的物件，我觉得一下子富有。那个捡来的啤酒木箱盖做成的茶几，如果上边放着烂碟破碗，就是贫穷的表现，而放着

菩
提
与
海
枣





的是数百元的茶具，这便成一种风格，现在又有了古琴，静坐在茶几边的我静得如一块石头，斜睨了那古琴，一切都高雅了。

三日过去，五日过去，《聊斋》的书已不再读，茶是越来越讲究了档次，含品中记起一位才女叫眉的曾与我论过茶，说民间流行一种以对茶之态度如对性的态度的算卦辞，而世上最能品茶的是山中的和尚，和尚对性已经戒了，但那一种欲转化了对茶的体味。我那一日还笑她胡诌，而这日记起，很觉有趣。可我虽有五台山买来的木鱼，却怎么能把自己敲出个和尚来呢？厌了头瞧桌上的琴默默一笑，这一笑就凝固了一段历史，因为那一瞬间我发觉琴在桌上是一个平平坦坦的睡着的美人。

山里的人夏日送礼，送一个竹皮编的有曲线的圆筒，太热的人夜里可以搂着睡眠取凉，称作是凉美人的。这琴在那里体态优闲，像个美人，我终于明白宽哥的意思了。X，那时我真有一份冲动，竟敢放肆，轻轻地走近去，分明感觉到她已经睡着了，酣声幽微，态势美妙，但我又不敢了惊动，想她要醒过来，或者起身而站，一定是十分地苗条的。那琴头处下垂的一络棉絮，真是她的头发，不自觉地竟伸手去梳理，编出一条长长的辫子，这么好身材的，应该是有一条长辫的。

这一个夜里，夜很凉，梦里全是琴的影子，半醒半寐之际，倏忽听得有妙音，如风过竹，如云飞渡，似诉似说。我蓦地翻床坐起，竟不知身在何处？没月光的夜消失了房子的墙，以为坐在了临水的沙岸，或者就完全在水里。好长的时间清醒过来，拉开灯绳，四堵墙显出白的空间，琴还在桌上躺着。但我立即认定妙音是来自琴的，这瞒不过我的，是琴在自鸣了！

X 啊，有琴自鸣，这你听说过吗？三年前咱们去植竹，



你说过的，竹的魂是地之灵声，植下竹就是植下了音乐，那么，这琴竟能自鸣，又该是怎样一个有灵的魂呢？

从此每日进屋，就要先坐于琴旁。人在屋外，想有琴在家，坐于琴身了，似守亲爱的人安睡，默默地等待着醒来，由是又捧了《聊斋》来读，终信了这是一份天意。有闲书上讲，女人是一架琴，就看男人怎么调拨，好的男人弹出的是美乐，孬的男人弹出的是噪音。这样的琴，不知道造于哪块灵土上的灵木，制于何年何月的韶光月下，谁曾经拥有过它，又辗转了多少春秋和人序，可它，终于等待到了来我的屋中，要为我蓄满清音，为我解消寂寞，要与我共同创造人间的一段传奇！这样的尤物今生今世既然与我有缘，我该给它起个好名儿来的。

我真的耗费了许多心思，叫它“等待”似乎太硬，叫“欲语”，又觉无力，“半生缘”又偏俗了，“一段不了”，还嫌玄虚。住到这屋子里，我是因了兼职了一个教授职名赚的，门框上我曾写了“半闲半忙作文章，似通不通上课堂”，我这样的人过这样的日子，起怎样的名字给她呢？我坐在她的身旁，目注了她对她说话，我说我的童年，说我的青年和中年，说我的丑陋的苦难，说我感谢她的话。我是看过报上的报道，说有一人种了一颗南瓜，他每日对南瓜说话如说话于他的孩子，这南瓜就长成背篓般大。还有一人患了心脏病，整日对心脏说感谢的话，委托的话，心脏病竟也无药而治了。我这般也对待我的琴，我感觉琴是听见了，也听懂了。一次不自觉地去触动了几下弦索，它竟应发出极美的音乐来。我当时是惊呆了，因为我从来不识琴谱，连简谱也不识的，怎么就能有如此一段美乐呢？我疑问过宽哥，宽哥说，你再弹触时不妨打开录音机，我过后听听。我这么作了，宽哥就用简谱记下来，说果然好，你是个天才的作曲家。



菩
提
与
海
枣

